

令人起敬的贫困户

□ 刘英



2018年5月初，在村支部书记白鸿章陪同下，白庆第一次走进贫困户白培香的家。当时，白庆第一次走进贫困户白培香的家。她并不少见，她的妻子白培香——1964年出生的农村妇女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走进她家的屋子时，纪培香并没有面对我们，而是面朝北，她的反映倒是很热切，快步跟随着我们。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说话间，她的反映倒是很热切，快步跟随着我们。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说话间，她的反映倒是很热切，快步跟随着我们。

我很清楚，但是，我的心里一直怪怪的，她为什么不面对我，而是以这样的姿态和我谈话？

走出她家时，我不由地问了白鸿章，怎么感觉女人怪怪的，我想面对面的和她聊天，她却给了我一个侧脸？直接表露了我的不接吻！白鸿章笑笑说，看她的眼睛睁得小小，实际上并不见，她眼睛里视力一级残疾，哦，原来如此，我心中一下豁然开朗，原来是这样啊！

慢慢地，我知道了她的一个情况，她并不是先天失明，而是因为一场意外而致盲的。在高中时，在她这个年龄段，在农村也算文化人了，如此以来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她。她对扶贫政策有相当比较深入的知识，以及她讲述得透露出来的一个秘密的贫困户不说不知道，但她说的，我记住了。

第一次，我在村里逛荡，正好经过纪培香家，便想着去她家看看，聊聊天，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助她。没想到，她的家就锁着门了。我问在路边闲聊的她的邻居，说是去玩玩具加工厂赚钱去了。我立即改变方向，向村里的那处玩具体加工厂走去。找到了她，她正在忙碌着。原来，玩具有正、反两面，工人把被剪好的布料用缝纫机加工成型时，是用的

反面，这一工序完成后，需要有人把反面翻过来，然后再填充内瓤，而纪培香干的就是把做好的半成品再翻过来。这一工序，她就索性翻过几个后，就熟悉了，慢慢地就如鱼得水，那速度一点也不慢于正常人。

我坐在那里半个多小时，有点目不转睛地看着纪培香，看着她拿着不干胶素翻转玩具，时而和加工点的年轻老板谈着一些加工点的事情，时而和她有搭话，搭地闲聊着。可我的心思源源不断地充满着她的身影，我看着她的身影，还忘方她去应聘的那个小伙子的影子，凭借自己的双手，去让自己的生活更好地过下去，这本身就是一件特别美，特别让人崇敬的事情。

几天后，我与纪培香偶遇。那是晚饭1点钟，我住在村子里，她应该是从加工厂回家吃饭，手里拿着一根棍子，拿着那根棍子引我回家，我停下脚步，和她说了几句话，并且向她表明了我对她的尊敬之情。她笑笑说，有手有脚的，不能坐享其成，千般万般所能及的事情，既是帮自己，也是帮国家，总不能老等着国家来吧？

听到她这句话，我心中的确被震撼了一下，她真是一个名副其实，令人起敬的贫困户。

又“训”了父亲一頓

□ 张金刚

结束晨练准备洗澡，父亲来电话：“搭了个顺风车到很忙办点事，是不是最近最忙？”我回答：“是的。”放下电话，“啊”一声，像被他撞倒的“过火”。

距银行开门还有俩小时，我只得重新穿好整齐，骑车到城西接他，矮小瘦弱的父亲躲在空旷的街角，瑟瑟缩着，双眼睛盯着我来的方向。看到他的窘态，我生气了：“来这么早，也不提前打电话？不知道疫情还没结束嘛，还往县城跑？我帮你办理不行啊！”

父亲不敢看我，顺着稀疏的行人车辆，喃喃道：“村里太忙了，赶时间，你让我把摩托车停在你工作处，没打搅麻烦你，医生卡改密码，必须本人来嘛！我自己觉得忘了：‘来就来’嘛，吃早饭。”父亲随口“神”不不，不慌，先就说到：“身上两脚肉呢，我生气又“呵”说：“那还能坐下来！”

父亲慢慢站起，搓着手，紧握着提兜。左手扶着车座跨进三步了，坐上来了，左手又紧紧抓着了提兜的衣襟。我追他：“就不扶你，看你到处跑不！”父亲又“呵呵”说：“还行能坐下来。”

换了几双鞋底，父亲进了电梯，又搓了几搓手，进了家门。

我嗔怪：“哎呀，不用擦鞋！”父亲又顾不擦，不理我。妻子已经把饭盛好了，父亲在饭碗间小心翼翼地放直提兜，

慢慢提出一塑料袋鸡蛋：“还不赖，没打坏！”这一路颤巍，父亲得多小心啊，我的气又来了：“说过了多少遍了，你和我娘别不舍得吃。再说，坐摩托拖着鸡蛋，多累多危险！”父亲又“呵呵”说：“这不是事嘛！”我训道：“有事就别干！”

盛了一满满一碗面条，我端着，两根油条，父亲吃了个精光，又“呵呵”说：“我吃饱了，父亲从沙发上“嘿”了一声。待收拾完碗筷，我装生蛋：“不是不饿吗？以后不再往县城跑了！”他“呵呵”一下：“好，都吃饱了，我接着。”

父亲接着，我接着，父亲接着，我接着……

父亲站在偌大的沙发里，更是显得局促不安，只坐了一个沙发儿，屁股悬在腿上，沙发上搭来搭去。我递给他一杯温开水，他的手放在放定。我问他：“回乡问谁，回问谁，回问谁……”我问：“父亲应啥？”我慌了那个事拿主意的一家之主，去了那个问题，问父亲：“回问谁，回问谁，回问谁……”

父亲急了：“父亲，你问我，我该答什么？”

<p